

城史

如果要用一种旅行方式告别2024年,你会选择什么?
是来一场公路游,在疾驰中感受与自由同行的畅快,还是到海边卸下疲惫,在海浪拍岸中赏海天一色?
或许,登高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日前,由昌江黎族自治县政府主办的2024年“矿山行”徒步登山大会活动在该县石碌铁矿国家矿山公园举办。来自省内外近2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一起“打卡”矿山公园,他们用脚步丈量“铁城”,感受石碌铁矿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出的独特魅力。
从最初的手工开采到现代化的机械化作业,“石碌铁矿”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,缓缓铺展着多代矿工人的血汗记忆,见证海南矿业的沧桑巨变。



昌江『铁城』故事

■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阳秀

重生『铁城』从灰烬中站起来

1939年2月,日军侵占海南岛,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开采,还曾制订出三期的掠夺计划。直至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,石碌铁矿历经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多年蹂躏后已千疮百孔。
据史料记载,为了掠夺海南矿产资源,日军先后从上海、广州、香港、澳门、汕头、厦门等地抓来大批劳工共68批、2.5万余人,加上海南劳工共4万余人,将他们分在矿山、电站、码头和铁路等地做苦工,残酷的生存条件致使3万多名矿工惨死。1945年日本投降时,这些劳工仅存5800多人。在此期间不免有许多辛酸血泪史——强征自上海的约3000名难民劳工到日本战败仅剩300余人;大部分幸存的“香港苦力”滞留海南岛,终老他乡;被强征的海南劳工亦出现大量死伤……
“我们在矿山公园里竖起了一座死难矿工纪念碑,用来纪念这些曾经为石碌铁矿付出的工人。”李新介绍。
1945年8月,日本战败投降,石碌铁矿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管。国民党把日本侵占时期幸存的5000多工人遣散大部分,小部分被抓去当兵,只留下田独铁矿600多人,石碌铁矿320多人进行所谓的停产保管。1946年9月,2次强台风袭击石碌、八所地区,导致大量设施倒塌,多处路基、涵洞、桥墩、水渠堤岸被山洪冲毁,机组无法发电。直到1950年国民党溃逃的6年时间里,生产工作一直未恢复,当地可谓民不聊生。特别是1949年8月,国民党即将溃败,矿警队与官商串通一气,盗窃仓库物资,窃卸机器设备,并用牛车运往各地贩卖。
1950年5月,海南岛胜利解放,当年6月,解放军军管会接管石碌铁矿和田独铁矿;1952年冬,中央决定开发海南石碌矿山资源,进行了矿山恢复生产的筹备工作;1957年7月,海南石碌铁矿恢复生产。经过恢复建设工程、建设工程、扩建工程等三期工程建设(1956年—1985年),石碌铁矿达到年产460万吨原矿生产规模。
石碌铁矿,得以重生。

焕新从『黑灰』到『绿色』华丽转身

经过多年的开采,石碌铁矿的露天铁矿资源趋于枯竭,裸露的山体布满“伤疤”。2011年,昌江被国务院列入全国第三批“资源枯竭城市”。
转型势在必行。2018年起,石碌铁矿正式从露天开采转向地下开采。
“露天开采结束后,山上建起了三口专门针对地下开采的提升井。目前,地下开采已经挖到550米左右。”李新介绍道。
如果问矿山应该是什么颜色?或许曾经的答案是“黑灰色”。然而现在,在石碌铁矿,这个问题的答案是:绿色。
近年来,昌江积极探索矿山生态修复新模式,加快推进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。在省委、省政府的支持下,昌江通过探索实施“生态修复+废弃资源利用+产业融合”的矿山生态修复新模式,让县域内多座昔日裸露的老旧矿山脱下“旧黑衣”,披上“绿色新衣”。
“2018年我来这里的时候还能看到不少明显的挖矿痕迹,现在基本都复绿变成‘青山’了。”李新的语气中充满着欣慰。
现在,石碌铁矿几百名矿工转型为花草工,参与矿山复绿。从2018年至今,石碌铁矿完成复垦绿化面积已有上千亩,人工植树超130万棵。
“复绿不但是生态保护的需要,也是工作安全的要求。我们每年都要评比省级、国家级‘绿色矿山’,达不到标准矿山可能会被关停。”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石碌铁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升说。
除了复绿的生态修复工作,石碌铁矿也朝着文旅发展的方向迈步。2024年春节期间,承载着昌江矿山历史记忆的矿业博览园正式对外开放。该园区以日军侵占时期所建的石碌火车站矿仓为背景,集中陈列不同时期的采矿设备,呈现石碌铁矿的发展痕迹。目前,园区周边地区还在开建多个建筑。
“这边是做接待中心,那边再做一个博物馆,前面那片要做大型停车场。”李新指着博览园外的施工现场说。
石碌铁矿拥有得天独厚的地质科普资源,其地质条件与国内外同类地质遗迹相比具有独特性和稀缺性。得益于此,海南石碌国家地质公园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。
矿业博览园周围施工现场的铲土机马不停蹄,每一铲土的翻动,每一声机器的轰鸣,仿佛是对过往岁月情深的回响。
如今,在昌江的矿山,曾经裸露的土地和扬尘逐渐消失,放眼望去尽是漫山绿意带来的勃勃生机。

城记

永远的石碌铁矿

■高虹

前年,隔壁霸王岭的老韩想给石碌铁矿写首歌,把写词的任务交给我。他一直固执地认为,土生土长的矿子弟,才会写出石碌铁矿的感觉。
我就是老韩说的矿子弟。我家从外公起就来到石碌铁矿,我也算是“矿三代”了。外公是职工,父母是职工,舅舅也是职工,我和弟弟都曾以为,我们也会在此终老一生。毕竟,按照大多数铁矿子弟的人生轨迹,出生在职工医院,住的是职工宿舍,上学在子弟学校,没考上大学就念技校,毕业后分配进铁矿工作,与铁矿子弟结婚,最后在职工医院离去,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。
曾经,我们非常抗拒这个完整的闭环。然而,我们已在这个闭环里完成了最初的部分,它承载了太多的过往,以至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。火车、铁轨、站台、矿山、烟囱、厂房、操场、凤凰树……一帧帧熟悉的画面从记忆里不断蹦出,缠绕交织,模糊了多年的汽笛声,又在耳边不停回响。
石碌镇是昌江县城所在地,因为铁矿的存在,一条石碌河将小镇分成南北两区,北边为县城,南边是矿区。其实,北边县城也有部分矿区,机修厂及宿舍区就挨着老县委,著名的铁矿子弟中、职工医院也在北区,几个矿建农场沿着县城向白沙坡延伸,县城和矿区水乳交融、难分你我。南边的矿区依偎着矿山,被赋予一个很有气魄的名字“铁城”。铁城很小,半个小时就能从头走到尾。铁城又很大,工厂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、公园、法院、教育处……县城有的,它也都有。同事老邢说,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专门从乐东乘长途汽车来铁矿看楼,当时除了海口的华侨大厦,就数铁矿的楼最高了。
除了楼房,还有教育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铁矿子弟中就出过多个清华、北大学子,每年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昌江和周边东方、乐东学生投奔而来。从小学到中学,我的同学除了东方、乐东、三亚的,还有从新疆、山东过来的,真正体现了“五湖四海”。
由于父母不在矿上工作,小时候我没有机会上矿山,更没有机会看火车,只能从长长短短的汽笛声中,完成对火车的全部想象。直到高二,班里组织去东方八所的滨海公园玩,才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。我们坐的是运矿车,半截装着运往八所港的矿石,半截载着人与鸡鸭、货物,风裹挟着黑黑的矿粉扑面而来,吹得头发、脸庞和衣服都蒙上一层薄尘。然而,我们对这一切全然不在意,任凭一条旧铁轨把欢声笑语带向远方。
“石碌岭下,一个老站台,斑驳了岁月,那一声声汽笛,是童年的歌谣,夜晚伴着它入眠,清晨又把我唤醒……”歌词写好了,歌名就叫《永远的石碌铁矿》。后来,老韩谱了曲,MV也拍了,从策划、拍摄到推广,全是一群“矿二代”在参与。
因为这首歌,更多未曾谋面的“矿二代”“矿三代”聚在一起,忆铁矿、聊人生、叹岁月。兰姐从奥克兰回来参加聚会,当晚就在朋友圈无限唏嘘,“一群铁矿的二代聚在一起,吃小时候最喜欢的土芒果、土芭蕉,每个人讲上几段小时候的故事,欢快的笑声由始至终贯穿整个晚宴,同是矿区长大的孩子,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。”
有人说,厂矿子弟都有一种特殊的乡愁,当初离开有多匆忙,后来思念就有多惆怅。时光长河,奔流不息。“矿子弟”是刻在我们身上的烙印,永远无法褪去。

『铁城』漫游计划



往八所的火车穿过木棉花海。
本版图片均由海戈影首提供

石碌火车站

老旧绿皮火车默默守护着“铁城”的记忆与灵魂,火车发出的“呜——”轰鸣声,不仅仅是石碌铁矿的倾诉,更是回忆。

大戏台

有多少铁矿子弟曾相聚在这里看过铁矿的晚会,尽管大戏台在岁月里陈旧,“铁城”人对它的爱也只会增不减。

石碌桥、石碌河

铁矿小镇与石碌县城,彼此独立,两地中间是潺潺流淌的石碌河,两座桥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,也把两个空间的气质独立出来。
“铁城”人都倍感亲切的石碌桥,见证着“铁城”日新月异的变化,与石碌河和小县城的烟火气,组合成石碌铁矿壮丽的风景。

老干所

老干所是铁矿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,是矿工老人们谈天说地、下棋锻炼的快乐空间,依偎着石碌河,迎来送往的是铁矿子弟的欢声笑语。

机修厂

石碌铁矿机修厂,这里曾是加工制造维修矿山生产所需设备和机器的地方,锈迹斑斑的机械、铁器,浓郁的工业风情,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定格在上世纪的工业时代。
这些遗留下来的老工业遗迹,是专属于石碌铁矿的印记,承载着“铁城”人那段激情岁月的珍贵记忆。

蛮猿计划

大修厂内,原先破旧闲置的厂房早已蝶变为企业的办公地,人来人往焕然一新。红墙厂房改造成的网红茶咖聊玩打卡地“蛮猿计划”,小众工业风的环境太适合拍照了,三五好友,露营小帐篷,白天喝咖啡,晚上听一场治愈的音乐会,是“铁城”最温柔的偏爱。

矿山公园

依旧是昌江最值得打卡、县城最繁华好玩的公园,山清水秀,处处是风情,小清新人工湖,是多少矿工子弟童年快乐的回忆。海钢电影院门前的毛主席雕像,见证着石碌铁矿的风雨历程,承载着“铁城”工业进程中几代人的鲜活记忆和火热情怀。



文字整理蔡佳倩